

# 手艺人韩童生



演员韩童生长着一张不像“好人”的脸。

眼皮宽，两窝眼袋深得像两弯潭。镰刀眉一扬，就是个跋扈的主儿。嘴角一撇，立马又成了“刻薄”俩字儿。

比他小10岁的国话演员徐卫开玩笑，“论长相，他可不如我。我们都说，一个长成这样的人还能当演员？”演员何冰露出一声嗤笑。“现在的主流也还是拼颜值啊。”长得不好看，知名度不高。而对他的另一个共识却是，“戏太好了。”

导演田沁鑫和韩童生合作过《生死场》和《赵氏孤儿》，“他总是嘻嘻哈哈，却能永远给你安全感：只要有他在，你就有了‘这准成’的底气。”

## 骨子里的幽默

《命运的拨弄》为韩童生迎来了生平第一座戏剧梅花奖。那年他33岁，演活了剧中善良、老实、唯唯诺诺的俄罗斯医生卢卡申，“风趣又不油滑，格调清新”。

冯宪珍眼中的韩童生聪慧，也有北京人的小狡猾。《命运的拨弄》和《老妇还乡》，都是悲喜交加的角色，但那种是智商比较高的幽默，不是小聪明。这是他与生俱来的，别的演员不能替代。和韩童(生)搭戏，我们天天笑场，憋不住。”

早年他在《小镇风情》中扮演唱诗班指挥西蒙，一个悲观厌世的颓丧人物，戏份少得可怜。这样的角色很容易演得平淡，韩童生把他设计为一个成天借酒浇愁的人物。剧评人康洪兴说，“在表演他指挥时，不是一味地去表现他的沉闷寡言，而是在消沉的情绪中加进了接连打饱嗝的动作和怪声，引得歌手们不停地发笑。”

当演员的好玩儿在于，时常会有如神来之笔的灵光一现。他说演员随时在不断储存各种情景，像带着速写本的画家一样。

## 错误好过平庸

《命运的拨弄》这个剧名，在韩童生身上得到了活的演绎。这部戏他本来连C角都不是，只是开场澡堂里泡澡的男人中的一个。

一天，那部戏的导演文兴宇请他到家里吃饭。小韩不知何故，“诚惶诚恐”。原来文导对男主角不是很满意，问他要不要来试试。结果下午一试就有掌声，导演说“是你的了”。事实是，韩童生太喜欢卢卡申这个角色，私下早把词背得烂熟。彩排时原作者梁赞诺夫来中国考察，看戏后评价，“这是一个很有潜质的演员。”

冯宪珍说，学员班里有人误场，忘词儿，韩童生从来没有过。“他做过副务，当过演员队的副队长，负责杂七杂八的事儿。《死无葬身之地》97年首演，到现在快20年了，若望的戏服他穿着还很合适，身材基本不变。这很难得。”

韩童生牢记剧作家梅耶荷德的话，“就让错误产生吧，总比中庸之道好得多。”所以他会尝试探索各种新的形式。1986年排《和氏璧》，他在其中演相玉人，只有两三分钟戏份。怎么在最短时间内把相玉人的职业和心态最快地外化？他向当时的动作设计边兰星请教。

## 再纵容自己一点

何冰说，以前韩童生在拍戏现场很愿意开一些玩笑。“我们都是这样小丑型人格的人，但是他现在越来越羞涩，可能他觉得自己上年纪了吧。其实我特别想劝他，我们要继续逗这个世界乐，继续欢笑，而不是去扮演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。”

导演徐昂觉得，韩童生是一个把自己包裹得特别严实的人，“可能因为他内心特别柔软。柔软会生出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被别人刺得连疼都不知道了；另一种是自己外面长出一层壳，厚到谁也捅不进去。他可能是后者。”技巧好的演员一般都怕拖累别人。徐昂却从心里希望韩童生能更“纵容”自己一些。

韩童生也知道自己的“毛病”。“尊重别人，有礼貌，不轻易出头，不要拔尖，当然有它的好处，但也容易受局限。有新的想法不敢表达，会想很多，这样至少对别人不构成威胁吧，但确实缺少了锋芒。”

这就不难理解，像《命运的拨弄》“机会送上来”，《小镇风情》的外国导演让演员自行报名挑选感兴趣的角色，都是他演艺生涯里难得再现的一幕。徐昂认为，韩童生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。“如果对‘现实主义表演’这门手艺不加以保护的话，这门绝技在中国会失传，就像以后可能不会再有给佛像开脸的人一样。”

何冰相信韩童生还能演更大体量的东西，那种极具人性特征的电影，不管角色是善或恶。“他需要土壤和阳光。以我的判断，他的内心是很怀疑自己的，又不肯放弃。”

何冰说：“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内心会有一种保护，这个保护不是提防人的，而是这个世界没告诉你你足够优秀。希望他能早一天听到这个世界的回答。”

(据南方人物周刊)

黄三角早报

5.30

青岛高端品质楼盘鉴赏团

还等什么！本周六早报与您一起出发！

全程免费 专车接送 报名跟团就送森林旅游年票

阳光、沙滩，尽享青岛海岸风光！

投资、自住，优惠空前来袭！



15266009335(巩记者) 18606464547(侯记者)

